

第九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

三月：麦地与爱情（外一首）

林 哲

（文法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8 级）

一、关于麦地

1890年炽热的夏天。黑压压的鸦群，嘶叫着，飞过黄澄澄的麦地，一声钝响，划破田野的死寂，一片淋漓的鲜红，如此刺眼。梵高走了，那个生前潦倒死后辉煌的天才画家走了，那个被海子亲切地称为“瘦哥哥”的人走了，永远地告别了令他痛苦的人世。

我与海子一样深深地迷恋于梵高，尤其是他画作中的麦地。片片明亮的橙黄，午后阳光般绚烂。没有亲眼见过盛夏的麦地，我只能试着从海子诗歌的意象里，追寻那种火热的激情，追寻那潜藏于天才心底、如火山般喷薄而出的创作欲望。

“瘦哥哥凡高，凡高啊
从地下强劲喷出的
火山一样不计后果的
是丝杉和麦田
……”

（《阿尔的太阳》）

“麦地

别人看见你
觉得你温暖，美丽
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
被你灼伤
我站在太阳
痛苦的芒上
……”

（《答复》）

北国的麦地，一望无垠；天才海子心中的痛苦，如潮如浪。穿透滚滚麦浪，天才的第三只眼看见了农村的贫苦和愚昧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代代，在百无聊赖中苦苦祈祷着风调雨顺，在无所事事中忍耐着饥饿贫穷。

因此我一直执著地认为，海子诗歌中“麦地”的内涵，远远深于梵高画作里的麦地。无论是普罗旺斯的麦地、阿尔的麦地，还是圣雷米的麦地、奥维尔的麦地，激发的不过仅仅是画家如火一般强烈的创作欲望。画家试图描绘太阳一般辉煌的麦地，“把土地烧得旋转”，“画强暴的一团火，代替天上的老爷子，洗净生命”。画家急于摆脱穷困潦倒的境遇，为的是吃上面包、喝上肉汤，从而创作出更多的画作，偿还堆积如山的债务。而天才的诗人，同为麦地的守望者，他在守望时思考的不仅仅是自己心灵世界的麦地，更是广大农村、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命运。

“麦地啊，人类的痛苦
是他放射的诗歌和光芒！”

（《麦地与诗人》）

麦地金黄，本该是夏日里最浓烈的色彩，可是谁能看得见隐藏在浓烈背后的黯然呢？天才看见了，他那洞察人间冷暖的犀利双眸告诉人们：国民虚无的政治热情背后，一成不变的仍是饥寒交迫。麦地最终成了幻影——天才理想中世界五谷丰登的狂欢盛典。

“月亮下
连夜种麦的父亲
身上像流动的金子
……
这时正当月光普照大地
我们各自领着
尼罗河、巴比伦河或黄河的孩子
在河流两岸
在野蜂飞舞的岛屿或平原
洗了手
准备吃饭
……”

（《麦地》）

可是，当美丽飘渺的幻象被无情地击碎，沦为散落一地不知所措的时光碎片时，一切就仿佛美梦初醒，绝望掩埋了希望，时间带着假象呻吟着向前流淌。午后的阳光连同天才的心被锐利的麦秸秆划伤，晶亮的血液顺着树梢滴落一地斑驳，渗入贫瘠的土地。

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落差，尤其是远大崇高的理想。而落差带来的巨大创伤，又有谁能抗拒？

天才驮着那颗伤痕累累的心，在列车的呼啸声中，飞往天堂，天堂，连同他对千年古国的爱与梦想。那一天——1989年3月26日，本属于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季节的日子，霎时涂满了狰狞的黑。海子走了，那个郁郁寡欢不得志的天才走了，那个我崇拜的伟大诗人走了。朴素简单而又美丽的梦想，永远镌刻进了他那些如泣如诉的诗行，永远留在了世界另一头那个飘渺虚无的地方。

不知，天堂里是否也有天才希冀的麦地？

“月亮下
一共只有两个人
穷人和富人
纽约和耶路撒冷
还有我
我们三个人
一同梦到了城市外面的麦地
白杨树围住的
健康的麦地
健康的麦子
养我性命的麦子！”

（《麦地》）

二、关于爱情

“在夜色中
我有三次受难：流浪、爱情、生存。”

（《夜色》）

天才总因爱而痛苦。他们才华横溢，却总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爱情：

凡高曾先后爱过乌苏拉和凯，最终得到的却都是绝情的拒绝：“不！永远不！”

贝多芬曾深爱着天使般温柔的苔莱丝，可是他心中的天使却撕毁婚约嫁给了别人。

.....

这究竟是不是上天专门给天才安排的悲剧？

海子先后爱过四个姑娘，可这四个姑娘却“凌波不过横塘路”。天才心中纯洁的爱情，就这样残忍地被剥去了甜美的外衣，露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荆棘。梦想中浪漫的“爱之旅程”于是成为“受难经历”，天才把爱的绝望融进悲戚的文字，他的诗歌于是有了一番独特的哀怨柔情，就像冷月清辉漫透的麦地，空旷寂寥，只剩下他那被劈开的疼痛在周围弥漫，弥漫，直至四面的一切在天才的脑海中，都幻化成绝望的意象。

“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
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
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
.....
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
光芒四射的四姐妹
夜里我头枕卷册和神州
想起蓝色远方的四姐妹

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
像爱着我亲手写下的四首诗
我的美丽的结伴而行的四姐妹
比命运女神还要多出一个
赶着美丽苍白的奶牛 走向月亮形的山峰
……”

（《四姐妹》）

你可以不喜欢甚至厌恶天才的多愁善感，但你不能剥夺天才爱与被爱的权利；你可以读不懂天才“独语体”式的诗歌，但你必须明白，天才同样需要圣洁的爱情。

没有情人，就把大自然当成情人吧，爱她的夜，爱她的山，爱她的湖，哪怕，这样只能得到片刻的慰藉。

被爱搅得痛彻心扉的天才，写着非理性的呓语。没有人知道，他那些浸透着泪水的诗行背后，隐藏着他不得不接受的理性：自己贫穷，自己荒芜，自己来自贫困山村……在物质充裕而精神文明匮乏得几乎为零的社会，谁还会有闲情来谈柏拉图式的恋爱？

没有情人，就想念一下身边善良的女性吧，至少她们曾经给予自己温暖。在列车驶过德令哈的那个悲伤雨夜，天才痛苦地在心底呼唤着他的姐姐。

“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，夜色笼罩
姐姐，今夜我只有戈壁
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
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
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

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

……

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

一切都在生长

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

姐姐，今夜我不关心人类，我只想你。”

（《日记》）

事隔二十年后读天才的日记，和着雨水和泪水的日记，我的心中蓄满了一言难尽的沉重。我听不见雨滴的哭泣，却还仿佛看到年迈的姐姐，白发如霜，坐在低矮的门槛，望眼欲穿。可是，爱他的姐姐怎么想得到，不久之后，那令自己魂牵梦萦的弟弟，就在长长的列车轰鸣声中，永远离开了自己，到了那个望不见德令哈的天堂。

没有情人，就幻想一下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吧，就像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一样勇敢干练善良，在暴风雪中拯救公社的羊群。

“草原英雄小姐妹
龙梅和玉荣
我多想和你们一起
在暴风雪中
在大草原
看守公社的羊群。

1988-8-19 萨迦夜时藏族青年男女歌舞嬉戏”
（《远方——献给草原英雄小姐妹》）

这首饱受争议的诗曾一度令我疑惑：如此直白，如此口语化，哪里有一点现代诗的美感？它能称得上“诗”吗？再次读它时，我发现了右下角的诗歌背景：藏族青年男女歌舞嬉戏。于是仿佛明白了什么。

男女嬉戏，多么罗曼蒂克的场面，只可惜天才无心欣赏，因为他是个爱情的弃儿。痛苦之时再次想到祖国，是的，没有爱情，我可以把激情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去，哪怕只是保护国家的羊群。可是，就连这样简单的梦想都无法实现，因为他只是一个文弱书生，在那个思想千篇一律的年代里，他风格怪异的诗歌甚至受到了不应有的排挤！

有人说，海子的一生注定孤独，但，唯有孤独的灵魂，才能把生命的篇章写于穹宇之间。

那个春天，海子真的把生命的辉煌篇章留在了穹宇之间，在三次受难后，像凤凰一样涅槃。

我只愿，天才能在天堂里，陪着他的爱人，面朝大海，共赏春暖花开。

外一首：海子与他的诗

1

你用第三只眼，凝望麦地
幻想让纽约和耶路撒冷走到一起，收割
滚烫的阳光和炙热的麦浪
却无情地把你的心儿灼伤

2

没有情人，你只好把大自然当成真爱
把背叛过你的四姑娘，轻轻放上
青海湖畔圣洁的雪山
让风吹成不朽的浮雕

3

走过爬满青藤的长廊
你捋起褴褛的衣袖，开始收拾
散落一地的象形文字
又点燃一支烟，在青蓝的烟圈里
细数逝去的年华

4

挂在燕园里的诗篇
被风吹起，像白鸽穿过蓬乱的乌发
十五岁的少年，却像活过了五十年
被劈开的疼痛，和春暖花开的愿景
弥漫在未名湖底每个角落，却
温暖了另一代人……

后 记

海子的诗歌是简单的，又是复杂的。简单是因为海子的诗歌语

言朴实无华，而复杂是因为海子的诗歌不受传统诗歌格式的约束。他总是将一些不相关的词汇组合在一起，不了解他的创作背景和他的生平经历的人是永远无法读懂他的诗的。但是，海子的诗却感染了许多人，尤其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大学生们。近年，网络还将海子的诗列为“世界上最能影响人类思想的诗”之一，学术界还将海子的诗列为研究课题之一，这都缘于海子的诗的独特风格。

我是从高一开始读海子的诗的，一开始，我根本无法理解他那奇特的文字语言，于是我就请教了我那北大毕业的父亲。我的父亲与海子都是北大 79 届的学生，父亲专攻哲学，海子则专攻法律。海子的宿舍在我父亲的宿舍的楼上（这栋文科学生宿舍楼现已拆迁）。1979 年，海子只有 15 岁，但他却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，他的诗篇都仿佛出自活过大半辈子的人之手。海子出生于安徽怀宁县高河查湾——一个十足的穷乡僻壤，从小，他就洞察人间冷暖，体会了中国劳动人民贫穷悲惨的命运。于是，他迫切渴望光明的到来，他通过写诗，想追求光明，唤醒大地。他的不少诗都描绘了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，如《亚洲铜》、《民间艺人》、《熟了麦子》、《麦地》、《从六月到十月》等等。他的诗，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困惑、苦闷，但在当时离乱的年代里，受“文革后遗症”影响，社会不承认他的这些诗作，更不允许发表，他的诗作受到了“口号式”诗作强有力的排挤，没有一个人了解他，于是海子陷入忧郁而不可自拔。他开始崇拜梵高，迷恋于梵高孤独而高傲的灵魂，因此他郁郁寡欢，不关心生活，只沉湎于自己的世界。1989 年 3 月 26 日，海子只身来到山海关，他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卧轨自杀，而是站在铁轨中沉思默想，不幸列车呼啸而来，他离开了人世。海子是不是自杀，谁也说不清楚，他倾心死亡，却又想活在珍贵的人世间，但毋庸置疑的是，他的诗确实是难得的佳作。